

坑道英雄

● 上甘岭战役

坑道英雄

● 上甘岭战役

袁静伟 著

中国社会文献出版社

20世纪著名战役纪实丛书
马 骏 主 编

坑 道 英 魂

——上甘岭战役

袁 静 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坑道英魂：上甘岭战役 / 袁静伟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9

(20世纪著名战役纪实丛书/马骏主编)

ISBN 7 - 5004 - 1596 - 6

I. 坑… II. 袁… III. 上甘岭战役 (1952) —史料

IV. E29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10893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64 印张：2.125 插页：2

字数：76 千字 印数：1—6000 册

定价：2.20 元

docs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主要人物表

- 秦基伟 15 军军长
谷景生 15 军政委
张蕴钰 15 军参谋长
崔建功 15 军 45 师师长
聂济峰 15 军 45 师政委
唐万成 15 军 45 师副师长
张显扬 15 军 29 师师长
向守志 15 军 44 师师长
宋新安 15 军 45 师作战科长
王福新 15 军 45 师 135 团 1 连连长
李保成 15 军 45 师 134 团 8 连连长
孙占元 15 军 45 师 135 团 7 连 2 排长
黄继光 15 军 45 师 135 团 2 营通信员
陈治国 15 军 45 师 135 团 1 连战士
吕慕祥 15 军 45 师 135 团 6 连班长
李德生 12 军副军长
刘 萱 12 军 31 师政委
武效贤 12 军 34 师 106 团团长
胡修道 12 军 31 师 91 团 5 连战士

克拉克 “联合国军”总司令

范佛里特 美国第 8 集团军司令
詹金斯 美 9 军军长
史密斯 美 7 师师长
丁一权 韩 2 师前任师长
姜文峰 韩 2 师师长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章 十五军镇守五圣山.....	(4)
险关雄兵 (4)	
秦基伟其人 (6)	
打个“九千岁” (9)	
第二章 阵地之家	(14)
“决心磨穿石头” (14)	
生与死 (17)	
冷枪冷炮建奇功 (19)	
敌阵游击 (24)	
第三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26)
大气晚成的范佛里特 (26)	
“大棒”、“还乡”、“筷子”计划遭扼杀 (28)	
“摊牌作战”计划出笼 (31)	
第四章 浴血上甘岭	(37)
严阵以待 (37)	
风云突起 (40)	
血战 (46)	
第五章 拉锯战	(55)
烽火再起 (55)	

阵地失守	(59)
隐蔽接敌	(63)
战地壮歌	(67)
第六章 地表深处的战斗 (74)
退守坑道	(74)
“学他个孙悟空”	(79)
丁一权充当替死鬼	(84)
艰苦卓绝	(87)
第七章 帷幄中的较量 (91)
克拉克骑虎难下	(91)
范佛里特困兽犹斗	(93)
秦基伟成竹在胸	(96)
第八章 雷霆万钧 (101)
大战“三角形山”	(101)
曙光	(107)
“狙击兵岭”再较量	(114)
尾 声 (121)

楔 子

1986年8月的一天，朝鲜三千里河山上空，万里无云，格外晴朗。

一架云雀式直升机，从平壤的一个军用机场起飞，向东疾驰。一小时后，降落在三八线北侧的一条山区公路上。

飞机停稳后，首先出现在舱门口的，是一位身穿中国人民解放军制服的老将军。他就是当年指挥上甘岭战役的原志愿军15军军长秦基伟。

和30年前不同，这一回，秦基伟是应邀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休假团的一个成员访问朝鲜的。刚到朝鲜的第一天，代表团在平壤受到了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的热情接见。当金主席问大家“想到什么地方去看看”时，秦基伟脱口而出：“我希望重登五圣山，重访上甘岭。”金主席很理解老将军的心情，高兴地说：“很好”，并迅速作出安排。

离开机舱，秦基伟站在山区公路上举目四望：满山青翠，鸟语花香，早已不见当年征杀血战的痕迹。望着那熟悉的山山岭岭，他忽地想起很多熟悉的名字、面孔，当年志愿军勇士们与敌人搏杀的场面仿佛又重现在眼前。

那是一场空前激烈的战斗。它牵动着整个朝鲜战局，并因此而使全世界为之瞩目。然而，有谁能想象到，就是这样一场事关全局的战斗，竟发生在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的两个小山头上。在那里，双方投入的兵力多达10万之众，其兵力密度，在近代战争史上前所未有；双方集中的火炮近千门，其中“联合国军”向上甘岭的两个小山头就倾泻了190万发炮弹，最多的一天高达30万发，而志愿军也先后发射了40万发炮弹。战斗结束后，上甘岭已被打得满目疮痍，表面工事被摧毁了，草木被打光了，坚石的坑道被打短五六米，岩石的山头被打成半米多深的粉末。双方都付出了很大代价，“联合国军”伤亡25498人，志愿军伤亡11529人。

寒来暑往，斗转星移，一晃30多年过去了。现在，又重新置身此间，难免使秦基伟回忆起当年令他呕心沥血的日日夜夜。黄继光、邱少云等勇士们的英雄壮举还是那么历历在目。身为这场大战的指挥者，他为赢得这场战役的胜利感到骄傲，更为打败不可一世的“联合国军”而感到自豪。

重访上甘岭实现了多年的夙愿，秦基伟心中高兴。虽已年逾花甲，但气力不减当年，一口气竟爬了好几个山头。直到正午时分，才在陪同人员的提醒下，依依不舍地踏上归途。返回平壤的当天晚上，秦基伟即兴赋诗一首：

五圣山麓松柏翠，疑是遍野绿钢盔。

上甘岭上寻旧部，巨石林立皆崔嵬。

四十三个夜与昼，打出军威和国威。

鲜血凝成金达莱，中朝友谊树丰碑。

——重登上甘岭

字里行间，浸透着老将军对当年那场大战的无限怀念之情，也把人们的思绪带回到那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

第一章 十五军镇守五圣山

险关雄兵

1950年6月25日凌晨，南北朝鲜之间的内战爆发。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公开宣布干涉朝鲜内战，命令美国驻远东部队总司令麦克阿瑟全力支持韩国军队作战。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的紧急求援下，中国派出了以彭德怀任总司令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援战。10月25日，作为志愿军先头部队的40军首战韩国军队，抗美援朝战争由此揭开帷幕。

时间如过眼烟云，转眼就到了1952年春。在此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尽管“联合国军”三易主帅，并3次“跨越”三八线，但每次都被中朝人民军队打了回去。中朝人民军队先后发动5次战役，也曾3次打到三八线以南，但没能够站住阵脚。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战线仍回到了这条纬度线上。双方近200万大军在500里战线上对峙着。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战线稳定在三八线上，反映参战双方军事力量对比旗鼓相当。彭德怀在写给毛泽东主席及军委的报告中，详细地分析了形成对峙的原因并提出了今后的对策：

“联合国军”已经在南朝鲜建立起3个战略性防

线。我们的兵力优于敌人，但技术装备处于劣势，一切供给都要从国内运来，加之朝鲜地形狭长，敌人兵力集中，因此，要在大踏步的机动战中消灭敌人是困难的。同样，敌人遭受了多次的惨败，也不敢大胆冒进。志愿军已完全夺取了战争的主动权，迫使敌人不得不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这样，今后作战要以阵地战，即阵地攻击和阵地防御为主了。

毛泽东根据战局的变化和志愿军总部的报告，在1952年2月作出了“长期相持于三八线”的估计，指示志愿军“不能让敌人过伊川线”，并明确指出，志愿军的作战方针是持久战，战术原则是“零敲牛皮糖”，要采用袭击、伏击、反击相结合的战法，大量杀伤“联合国军”有生力量，积小胜为大胜。

志愿军总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对部署重新作了调整。1952年3月26日，15军奉志愿军总部和3兵团的命令，接替友军防务，进驻平、金、淮地区，担负扼守五圣山、西方山一线的任务。

说起15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中可算得上是一支能征惯战的劲旅。它诞生在烽火连绵的抗日战争时期，原本是太行军区的一支地方部队。1947年秋，当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解放战争战略反攻序幕之时，这支部队奉命升级为野战军，组建成晋冀鲁豫野战军第9纵队。过长江前，又改编为第2野战军4兵团15军。在解放战争中，15军同兄弟部队一起，渡黄河，过长江，进军西南，跑了大半个中国，曾先后参加过郑州战役、淮海

战役、渡江战役、歼白（指白崇禧）战役、西南剿匪等重大战役，屡立奇功。1951年4月，15军奉命入朝参战，正赶上志愿军发起第五次战役。面对拥有现代化装备的“联合国军”，15军的勇士们毫不畏惧，发扬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痛歼美2师38团于大水洞地区。五次战役结束后，“联合国军”乘中朝军队北返之机，尾追北犯，情况十分危急。15军在北返途中受命阻滞“联合国军”的追击，于芝浦里地区浴血苦战10昼夜，胜利完成掩护主力调整部署的任务，受到志愿军总部的特电嘉奖。

正因为15军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老部队，所以，彭德怀在确定由谁来防守五圣山这个对志愿军来说至关重要的战役要点时，首先想到了15军。任务布置下去以后，彭德怀又亲自来到15军，接见了15军全体干部，并语重心长地说：“这个仗不在朝鲜打，就得在国内打。咱们这辈子把仗打完，不要留给后一代。”

俗语说：强将手下无弱兵。15军在以往的战事中之所以能屡战屡胜，取得辉煌的战绩，那是因为15军有一位智勇双全、叱咤风云的统帅，他就是15军军长秦基伟。

秦基伟其人

说起秦基伟，可算得上是一员猛将。他中等身材，乌发密实，紫铜色脸膛，腰杆笔挺，目光透着坚毅和机敏。

秦基伟出身贫苦。1927年，他作为一名赤卫队员参加了黄麻起义。之后不久，参加了红军，在红四方面军中，

先后担任过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及补充师师长。抗日战争后期任太行军区司令员。在解放战争中，他先是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9纵队司令员，过长江前，又出任第二野战军15军军长。秦基伟的性格特点是：争强好胜，每临大战，敢于挺身而出。由于他带领15军在历次作战中，总是勇挑重担，屡建奇功，因此，深得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的赏识。解放战争胜利结束后，刘伯承和邓小平准备让他出任西南公安军司令员。部队扩编，司令部又设在重庆，这对于几十年来一直钻山沟的一位将军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惬意的使命。但当美国在朝鲜燃起战火，首批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打响出国作战第一炮时，秦基伟又坐不住了，亲自跑到重庆，当面向邓小平政委请缨，要求出国参战。

秦伟基的愿望终于实现了。1951年4月，秦基伟奉命率15军从四川出发入朝参战。在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他率领部队一举突破三八线，前锋直指汉城附近；第二阶段，他命令44师插入敌阵15公里，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一举围歼美军一个团。

15军的指战员都说秦军长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其实，秦基伟在工作之余，战斗间隙，也爱跳跳舞，下下棋，尤其对下棋有着一种特殊的嗜好。他打仗爱打硬仗，下棋也爱找强手。有一天，他听说军里一个姓杨的医生棋艺精湛，司令部没人是他的对手，便叫警卫员把杨医生找来。一会儿，面皮白净的杨医生提着药箱气喘吁吁地跑来。他以为军长要看病，没想到军长找他下棋。杨医生是从南京

国民党交警总队中解放过来的，从没同像军长这样大的官下过棋，神情有些紧张。秦基伟笑哈哈地问：“杨医生，你听说蒋介石和周总理下棋么？”

“没听说过。”杨医生有点惊奇。

“这是真的哩。出国前，我在重庆开会才听说。”秦基伟一边摆着棋，一边讲起蒋介石和周总理下棋的故事：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有一天会开得很晚，蒋介石笑着对周恩来：说：“太紧张了，我们下盘棋怎么样？”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和蒋介石搭过班，欣然点头说：“校长，奉陪。会上两党和谈，会下楚汉相争，蛮有意思嘛！”于是，两个便下了起来。

开局，蒋介石立刻拿起炮来，使用他平时最爱用的“大炮攻势”，连连发动攻击。周恩来沉着冷静，不动声色，避过对方锋芒，率“军”迂回前进，蒋介石见自己的“大炮攻势”非但没有压倒对方，反而使对方争取了主动，显得有些急，掏出手帕擦着额头上的汗珠，一个棋子拿在手中，硬是放不下去，沉默了半天，棋子刚离手，就被周恩来吃掉。

周恩来吃掉蒋介石这个关键子后，乘机展开反攻，一直兵临城下，逼蒋介石丢车失马，终于主动求和。蒋介石满脸通红地说：“周先生棋高一筹，棋高一筹！”周恩来谦和地笑笑：“校长的大炮攻势很见功力，只是太轻视我的过河卒子了！”

秦基伟绘声绘色地说完，身边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杨医生的紧张情绪也顿时消失。从此，杨医生成了秦基伟的棋友。

打个“九千岁”

朝鲜半岛的阳春三月，还是天寒地冻，被美机炸得高高矮矮的树枝上悬挂着垂垂欲滴的冰珠。

自打 15 军进入阵地后，秦基伟曾先后三次去兵团和志愿军总部汇报情况、受领任务。志愿军总部和 3 兵团对 15 军防守的五圣山极为重视。彭德怀曾当面对秦基伟说：“敌人要动，在哪里动？可能在中线。五圣山是中线的门户，丢了五圣山，后面 200 公里则无险可守，所以要守住五圣山。”

志愿军第 3 兵团针对可能出现的情况，下达了如下命令：

“不论敌人从任何地方攻击，我应坚决固守阵地，大量杀伤与歼灭敌人于我阵地前沿。”“假使敌人要夺取我每一个阵地，必须付出三倍于我以上的代价。”

像以往一样，在定下决心和确定兵力部署之前，秦基伟和政委谷景生以及军里的其他几位负责人先进行了反复研究。最后，15 军党委经反复研究，定下了如下作战决心：

五圣山、忠贤山由师长崔建功、政委聂济峰率领的 45 师负责防守；

西方山、斗流峰，放上军的“拳头”部队，即由师长向守志、政委朱业奎率领的 44 师负责防守；

docs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由师长张显扬、政委王新率领的 29 师，作为军的预备队，其 87 团配置在西方山方向 44 师和 38 军的结合部，归 44 师指挥。

至于军、师两级的指挥所，则是由秦基伟亲自选定的。他把 45 师的指挥所放在五圣山后面的真莱洞，把 44 师指挥所放在西方山后面的百屯里，把 29 师指挥所放在 44 师与 45 师接合部的马背岩，把军指挥所设在三个师指挥所后面的道德洞。

在五圣山主峰东南约 4 公里处，有个小山村，叫上甘岭，在上甘岭的北面还有个小山村，叫下甘岭。上甘岭和下甘岭，相距 1000 米。下甘岭这个地方，在五次战役前曾经是志愿军总部的所在地。彭德怀打仗喜欢“指挥靠前”，有一次，北犯的“联合国军”一直进到距离志愿军总部驻地只有几十公里。据说，毛泽东主席得知这一消息后，亲自下令把志愿军总部后撤 100 公里，转移到空寺洞。上甘岭和下甘岭，先后三次被敌人侵占，血洗一空，房无一间，树无一棵，村子里早已空无一人。在上甘岭的两侧，有两个小山头，右边的是 597. 9 高地，“联合国军”称之为“三角形山”，左边是 537. 7 高地北山，“联合国军”称之为“狙击兵岭”，与“联合国军”占领的 537. 7 高地共处一个山梁，相距仅 100 余米，用韩国将领的话说，“简直要彼此碰到鼻子了”。

597. 9 高地和 537. 7 高地北山加起来面积只有 3. 7 平方公里，但它们互为犄角，背靠五圣山，为五圣山前沿

的重要支撑点。担负五圣山一线防守任务的 45 师师长崔建功，在看过地形后，曾形象地作了一个比喻。他伸出两只臂膀，抱成一个右高左低的圆圈说：“例如我这个身高是五圣山，从右边延伸出去的那条山梁就能直通上甘岭主峰 597.9 高地（他举着右拳比拟着主峰阵地），这胳膊弯就是‘零号’阵地；左手从山梁上延伸出去的拳头就是 537.7 高地了。它的南面由敌人据守着双方都无法筑城防守的青石山，战士们叫它蛤蟆嘴，因为它活像一只张口望天的蛤蟆。假如上甘岭这两个高地被占，敌人就能直取五圣山，山背后 3 公里的平川就无坚可守，我们就会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

正是看到这两个高地与五圣山主峰之间的利害关系，所以，崔建功师长在确定兵力部署时，把 45 师战斗力最强的 135 团放在了五圣山主峰，并让 135 团战斗力最顽强的 1 连和 7 连负责坚守 537.7 高地北山和 597.9 两个高地。

随后，15 军党委提出：“我们要向 26 军学习，他们在困难条件下初步建设了阵地，为我们在平、金、淮一线防御打下了基础。我们要向右翼的 12 军学习，他们打坑道有经验，派来的顾问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还要向左翼的 38 军学习，他们入朝最早，打得最好，是‘万岁军’！”

说起“万岁军”，这里面还有一段有趣的小插曲。38 军是志愿军一等主力部队，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主力纵队。入朝后，该军在围歼美 9 军的第二次战役

中打穿插。其第 113 师动作勇猛，14 个小时赶完 140 多里山路，先美军半小时抢占三所里、龙源里一线。在南逃之美 9 军和北上增援之美骑 1 师、英国第 29 旅的夹击下，该师孤军奋战，拼死坚守，致使南逃北援之“联合国军”相距不到一公里，却无法会合，保证了军主力对被围之美军肢解聚歼，取得了二次战役关键一仗的胜利。

战斗尚未结束，彭德怀便亲自起草了一份对 38 军的嘉奖令。文就，犹有言未尽意之感，遂又在文末补上：“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38 军万岁！”

从此，38 军是“万岁军”，在朝鲜战场上盛传开来，一时间名震遐迩。

“向 38 军学习，他们是‘万岁军’，我们 15 军要打个‘九千岁’！”秦基伟为 15 军制定了一个奋斗目标。

于是，一个代表广大指战员心声的口号：“打个‘九千岁’！”在 15 军阵地上广传开来，成了 15 军全体将士死守阵地，战胜强敌的巨大精神力量。

有趣的是，15 军上阵地之后，在对面的“联合国军”阵地上，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15 军刚一接防没几天，在五圣山对面防守的美 2 师情报部门，便获悉了 15 军的番号。消息一传开，着实使美 2 师的官兵们受惊不小。你道这是为何？原来，这个师的 38 团在一年前的大水洞战斗中，曾被 15 军揍得几乎全军覆灭，近 300 人被俘。所以，打那以后，美 2 师官兵一听说 15 军的番号，就心里发怵。这一回，听说 15 军又拉上来了，还未开战，锐气就先蹶了一半。

未战先挫士气，乃兵家之大忌。美第8集团司令官范佛里特得知这一情况，也是一惊，赶紧命令换防。结果，一星期后，美7师换下了美2师。

两军对阵，相距不过百十来米，但战场上一时间却显得异常的平静。然而，有经验的人都明白，正是在这沉寂之中，孕育的将是一场恶战。

第二章 阵地之家

“决心磨穿石头”

5月的朝鲜，春意盎然。灌木和野草的嫩芽，从被硝烟薰黑的雪被下探出头来。

伴随着春天的到来，在横贯朝鲜半岛的500里战线的志愿军阵地一侧，掀起了一股热火朝天的筑城运动。

筑城运动，是陈赓司令员来到朝鲜后，向部队布置的。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4月初彭德怀回国主持军委工作，他在朝鲜的职务则交由陈赓代理。

陈赓到前线后，首先抓了两个关键环节，一个是组织指挥问题，一个是阵地建设问题。为了解决阵地建设问题，陈赓还专门把各兵团、各军参谋长召集到一起，开了一个关于筑城的会议。

陈赓谈了自己的看法：

“搞‘掘开式’是容易，就是有一条，不易保存自己。保存不了自己，也就保存不了阵地。我们现在和敌人力量对比，决定了长期性，我们必须树立长期观念。当然，打坑道要与野战工事相结合。我们有了坑道，就不怕敌人炮火猛烈，不怕敌机狂轰滥炸，敌人飞机总不能跑到坑道里来抓人吧。……”

听了陈赓的发言，大家茅塞顿开，很快统一了看法。

接着，陈赓又提出了坑道建设的具体要求：既有作战设备，又有生活设备；可以屯兵，可以坚守，可以出击。“这样，对守、对攻，在战略上、在战役上和战术上都具有重要价值。”

15军的张蕴钰参谋长参加了志司（志愿军总部）的筑城会议。回到军里后，他于5月6日至8日，亲自主持召开了各师、团主要领导参加的筑城会议。会议决定：按先前沿，后二线、三线阵地的原则，分两步完成坑道筑城任务。会议还对坑道工程标准作了规定：坑道顶部厚度一般应在30米以上；坑道宽1.5米；高1.7米……

筑城任务一级一级传达下去，没过几天，从五圣山到西方山的崇山峻岭中，即掀起了一股热火朝天的筑城运动。此时，正值美国的将军们实施他们的“绞杀战”。在战场上，“联合国军”对中朝人民军队无可奈何，就集中上千架飞机，拼命破坏志愿军的后方交通运输线，给志愿军供应造成极大困难。构筑坑道工事所需的钢钎、炸药和灯油等物资，大部分要靠前线部队自己解决。正是在这种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志愿军的勇士们上演了一出可歌可泣的战争活剧。

“困难见我发愁，决心磨穿石头。”15军的勇士们发出了誓言。

第135团2连负责在五圣山主峰上挖坑道，其中5班的任务是，挖一条80米长的大坑道。山上都是青一色的青坚石，钢钎一打火花四溅，石头上只留下一个白点。

一根一米多长的钢钎，打不了一个炮眼，钎头就秃了。坏了的钢钎要拿到四五里外的营部去修。由于钢钎不得力，5班的挖掘进度十分缓慢，一天只能挖进去三四十厘米。要是按这个速度挖下去，把这条坑道挖通，差不多要半年的时间，这怎么迎击“联合国军”随时都可能发动的进攻呢？5班的战士们真是心急如焚！

夜深人静了，劳累了一天的5班战士们大多已进入梦乡，只有一个战士却怎么也睡不着，他的名子叫何大发。班里缓慢的挖掘进度使他无法入睡。他想：自己是一名共青团员，应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知难而进，一定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难题。

第二天，何大发主动要求到营部修钢钎。他在那里仔细观察，看人家怎么烧火，怎么打钎，看了两次，他心里有了数，决心自己试试。

他想起参军前在家看铁匠打镰刀，铁匠们把打好的镰刀片，有的插进水里，有的插进泥土里，听说，冷浸的时间越长越软，浸得时间短就硬。何大发决心再做个试验。

他拿来三根待修的钢钎，作了不同的记号，同时放进炉子里烧。第一根烧好后放水中浸一下；第二根烧好后浸两下；第三根浸三下。冷却后，拿到坑道里去试用：第一根打三锤就断了；第二根没打几锤也卷刃了；第三根打了三个炮眼，尖端才有点破损。何大发终于成功了！

由于自己解决了钢钎问题，5班的挖掘进度突飞猛进，由原来一天挖进三四十厘米，提高到日进一米左右。

生与死

钢钎问题解决了，可放炮用的炸药也是奇缺。

一天，排长刘月荣正领着战士们打炮眼，战士杨立喜跑来报告说：“炸药没了！”此时，美军正在搞绞杀战，要等从后方运来炸药再干，那可就误大事了！怎么办？刘月荣忽地想起前几天《战场报上》登出一条消息：第130团5连副连长庞海鱼，在西方山上拆卸敌人的瞎火炸弹，倒出炸药，解决了打眼放炮缺少炸药的困难。想到这里，他心中一喜，对战士杨立喜扬扬下巴说：“去，你带上两人，找几个瞎火炸弹回来，咱们也给他来个‘取之于敌’。”

杨立喜带两个战士，向美机经常轰炸的山沟跑去。时间不长，三人从一人多深的地下，挖出一颗200磅重的瞎火炸弹。

炸弹弄来了，但没人会卸，怎么办？

刘月荣明白，这不像干别的事，弄不好会丧命的。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刘月荣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是党员干部，在生死关头应该冲上去。他思索片刻，对大家说：“搞这个买卖可不是打狼，人多了不行。”他指着一个精灵的战士说：“赵杰章，你跟我去。”排长一声令下，赵杰章拿了几件工具，跟着排长向山下走去。

走到那个齐腰高的瞎火炸弹跟前，刘月荣挽起袖子，对赵杰章说：“你到那个土棱后边去，注意我的动作。如果我卸炸了，你再卸就不要这样搞了。”

待赵杰章进入隐蔽位置，刘月荣把帽子往地上一甩，

吐掉嘴里的烟头，开始行动起来。

刘月荣用斧头和钢钎连敲带刮，剥去红锈，露出螺丝口。他极小心地旋动螺丝，慢慢地把那个突出部拆了下来；下头有个弹簧，弹簧下边压着一个“铁蛋”。刘排长用衣袖擦把汗，屏住呼吸，轻轻地拿出“铁蛋”，又是一个弹簧，再下边，一个黄灿灿的细长的引信露了出来。这颗炸弹会不会爆炸，就看这个小东西了。刘月荣既无经验，又无工具，面对这个凶恶的家伙，他有些紧张了，豆大的汗珠从额角上滚落下来。但他又一想：前线正急需炸药，为了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即使光荣了也值得！

想到这，刘月荣稍稍稳定一下情绪，又用衣袖擦把汗水，然后，左手执钎，右手执锤，从侧面轻轻试打，先找出旋转方向。尔后，一圈一圈地敲。这个劲可真不好使呀！重了，怕震响炸弹，轻了，又转不动。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刘月荣终于把它弄了下来。再下边，夹在黑色炸药中，还有两个雷管。捣松炸药，取出雷管，里面露出黄色炸药。

“同志们，成功了！”刘月荣高兴地跳了起来。赵杰章跑过来，把早已准备好的雨布铺在地上，然后，扛起炸弹，口冲下，摇动着往外倒炸药。正在附近施工的战士们闻声跑过来，大家看着地上的一大堆黄色炸药，丢掉手中的工具，把刘排长抬起来，抛向空中，欢呼起来！

钢钎问题解决了，炸药问题也解决了，15军的筑城进度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据统计，仅15军45师，就从美机投下的炸弹中拆出炸药3706公斤。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几个月时间过去了，15军的筑城工作也接近尾声。截止7月底，防守五圣山的45师已构成坑道306条，长8800米；挖堑壕、交通沟160条，长53000米；挖反坦克壕4条，长2100米；筑掩蔽部2400个；设鹿砦2600米；铁丝网2300米；挖粮食库洞61个，弹药库洞65个；修筑各级指挥所、观察所204个……

如此繁密的阵地配系，为以往的战争史所罕见。难怪美军的飞行员从空中侦察后，回来报告说：“从西海岸到东海岸好像出现了一个长220公里，宽20—30公里的巨大蜂巢。”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志愿军指战员们费尽千辛万苦构筑的坑道工事，很快就发挥了作用。据45师统计，全师上阵地头一个月，遭“联合国军”空炮袭击伤亡532人，而到7月份已降至140人。望着那一条条能打、能藏、能生活、能娱乐的坑道，指战员们战胜强敌的信心大大增强，并亲昵地把它称为“阵地之家”。

冷枪冷炮建奇功

15军自3月份进入阵地，一连几个月都忙于挖坑道修工事。

对面的美国大兵们见志愿军阵地这边没什么动静，胆子渐渐大了起来。人高马大的美国兵们闲得无聊，有的在阵地上摔跤嬉闹，有的席地聚餐，有的冲澡晒太阳，有

的接着从韩国抓来的妓女跳贴面舞，更有甚者，有几个大鼻子兵竟冲着志愿军阵地比谁尿得高……真是丑态百出。

为了贯彻毛泽东主席关于“零敲牛皮糖”的指示，志愿军总部号召志愿军一线部队广泛开展冷枪冷炮杀敌运动。这对早已憋足了劲的15军勇士们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喜讯。

最先把志司的号召付诸行动的是驻守在537.7高地北山的45师135团1连。

1连连长，世代贫寒，穷得连个正经名字都没取上，叫王二。后来还是崔建功师长给他取了个“王福新”的大名。

别看王福新识字不多，打起仗来却有许多鬼点子。为了响应军里的号召，他和指导员王兴一商量，决定从连里挑选一批射击尖子，组成狙击小组，开展冷枪冷炮杀敌竞赛活动。

王福新把连里的人排了一下号，首先想到的是7班长邹习样。

邹习样，贵州黔西人，瘦小的个子，尖尖的下巴，机敏勇敢。他未参军前在家打过猎，枪法很准。

一天拂晓，邹习样从班里的一名战士手中换了一支步枪，在交通沟里拐弯抹角，悄悄地来到本连阵地最前边的一个掩体内，透过正在消退的晨雾向对面的7师的阵地观察。不一会儿，他发现，从一个掩体中跑出来一个美国兵，大概是出来小便。邹习样心想：今天该你倒霉。他

悄悄地举起枪，把准星对准那个人影，一勾扳机，只听“叭”的一声，对面那个人影晃了晃，一头栽下山坡。

邹习祥旗开得胜的消息，立刻传遍了全连，当天就有六七十个战士报名参加“打活靶”。

从此，你一枪，我一枪，537.7高地北山掀起了一股狙击比赛高潮。一星期下来，对面美军那个连就给打残废了，不得不撤下去重换一个连上来。这个连也没撑多久。

就这样，一个月打下来，1连竟冷枪歼敌300多人，其中，仅邹习祥一人，就用89发子弹，打死打伤美军39人。

美军阵地上往日繁闹的景象不见了，弄不清打哪飞来的子弹，吓得美国兵们终日躲在地堡里，连尿也不敢出来屙，都是屙空罐头盒里往外扔。非出不可的公差勤务，轮着派。派到谁，谁都是拿出百米冲刺的劲头，弓着腰顺着交通壕猛跑。简直是狼狈至极！到后来，美军官兵还给537.7高地北山起了一个十分恐怖的名字，叫“狙击兵岭”。这名字甚至还被载入美国的战史之中。

1连在537.7高地北山阵地上打得热火朝天，驻守在597.9高地的7连当然也不甘心落后。

一天拂晓，7连2排排长孙占元带着易才学和罗士明两名战士，来到本连阵地最前边的两个掩体中。他们也想开开洋荤。

过了一个多小时，对面山坡上的两棵小松树忽然动

docs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了一下，紧接着，从树丛中钻出几个美国兵，他们像往常一样，蛮不在乎地从鸡雄山向小南山走去。易才学迅速瞄准了领头的大个子，待他在山坡上稍一住脚，易才学屏住呼吸，扣动扳机，那个领头的大个子像一堵墙一样应声倒地。就在这时，眼明手快的罗士明把后头的一个大胖子也敲掉了。夹在中间的3个美国兵，吓得尖叫着一头钻入树丛之中。

“打着了！打着了！”罗士明高兴地拍着自己的大腿喊。

1连和7连冷枪杀敌的消息，接连报到师指挥所，崔建功师长和聂济峰政委得知后非常高兴。为此，还专门召开了一个冷枪冷炮杀敌座谈会，会上1连7班长邹习祥介绍了冷枪杀敌的经验。从此，一个轰轰烈烈的冷枪冷炮杀敌活动，由点到面，在前线展开了。

起初只是步兵打，后来，炮兵也参与了进去。继1连7班长邹习祥闻名全军之后，5连60炮班长王文贵又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他先后用冷炮毙伤敌67名。

更值得称道的是，15军不仅打地上的，而且还打天上的，在朝鲜战场上掀起一股步兵打飞机高潮。

第29师85团的高射机枪手高荣成，4月23日在三巨里，一匣子弹没打完，便将一架侦察机击落，并活捉了一名美军飞行员。

同一天上午，45师133团用冲锋枪将一架正在撒传单的飞机打成了马蜂窝。此后仅隔一小时，这个团又将一

架轰炸机打得冒烟起火。

第二天上午，133团再将美军一架“野马”式战斗机打得凌空爆炸。

一连4天，15军击落了7架美机。志愿军总部当即通报嘉奖，并向全军宣传推广第15军的对空作战经验，在整个朝鲜战场上掀起了步兵打飞机的热潮。到朝鲜战争结束时，仅15军就击落击伤美机882架。

冷枪冷炮战一直持续了大半年的时间，使美军吃尽了苦头，相反，志愿军的士气却得到空前的高涨。到上甘岭战役打响前，15军共毙伤美军19921人，其中防守537.7高地北山的135团，毙伤美军3558人，而15军自己仅伤亡35人。

为了庆祝冷枪冷炮战的胜利，一位名叫蒋中清的战士，满怀激情写了一首“塔诗”：

打
冷枪
要提倡
这个战术
真正叫吃香
代价小胜利大
这是敌人致命伤
射手找好隐蔽位置
射击之前先把子弹装
注意敌人活动眼看四方